

文集鈔成自書一律

居於耆老落醜蟲碑版
流傳六二第兩粵兩港
河公多一友一集且從
同來志結習馳文者猶

敘時趨計利功儀董
好尚堪傲客多直
耕倚蒼蒼寫

與訪古能心亦揚州
不年仲喜入蜀復村

子茂正仲登品率

真困道人淺



門人安福劉愚校字

二知軒文存目錄書後

右文六百首有奇吾皖定遠方夢園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幼抱詩癖以詩名著海內者垂四十年所刊二知軒詩鈔初續二集四千餘首久爲士林所宗仰而文則不輕作也甲戌春先生晉六十觴命丹青爲寫周甲箸書圖自是始有意爲文是年秋冬之交箸夢園叢說內外篇告成閒偶作文計合舊作僅三十餘首而已越明年乙亥春文思益銳而苦無題乃博覽諸子各爲書後共得文九十餘首復商之奉恩就歷代史傳擇其要者或爲書後或箸爲論每日且於延見僚屬料檢

簿書之暇卽拈題命筆長篇日則一首短篇三首五首不等
孜孜自課晴晦罔輟又得文數百首向之論史者類皆擷采
一二事繩其瑜而攻其瑕先生則綜覈全傳合終始而論斷
之秉公判古不爲苛刻奇詭之談後之論史者洵可奉爲矩
矱而遐邇聞先生爲文接踵爭求凡序記傳贊銘誌及來往
牋牘絡繹不絕先生有求斯應無不各滿其欲而去各體旣
具無美不備今秋七月展覲入都爰出全稿命與高郵董策
三農部編次其目先生之文識者自有定評無俟貢諛贊贊
惟略述其緣起以告後世俾知期年有半作文如此之富實

幸毀

危言

通論

訟過

擇交篇

審勢

擇術

使人

端本

務大

自彊

救偏

守變

慎初

祛僞

鏡古

足用

卷之二

論

蹇叔論

霍光論

張良李泌合論

陳蕃論

陳實論

許劭論

李廣程不識論

龐統論

王導謝安論

陶侃溫嶠論

王猛論

房元齡杜如晦論

汲黯魏徵合論

郭子儀李晟論

韓滉裴度論

李德裕論

韋皋論

寇準論

李綱趙鼎論

宗澤論

卷之三

書後

書鄧暉傳後

書賈君房罷珠崖對後

書滑稽傳後

書酷吏傳後

書貨殖傳後

書漢武帝求賢良詔後

書魏公子傳後

書朱買臣傳後

書趙充國傳後

書司馬相如封禪文後

書馬援傳後

書王允傳後

書魏文帝典論論文後

書申屠嘉傳後

書黃霸傳後

書翟方進傳後

書匡衡傳後

書梅福傳後

書賈誼治安策後

書漢文帝議佐百姓詔後

書漢文帝賜趙佗璽書後

書漢景帝令二千石脩職詔後

書鼂錯論賈粟疏後

書路長君尙德緩刑書後

書孔子世家後

書耿弇傳後

書李斯諫逐客書後

書曹子建求自試表後

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後

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後

書金日磾傳後

書法正傳後

書蔣琬傳後

卷之四

書後

書王覽傳後

書周處傳後

書桓沖傳後

書劉穆之傳後

書蘇威傳後

書賀若弼傳後

書李靖傳後

書李勣傳後

書郭元振傳後

書傅奕傳後

書婁師德傳後

書張說傳後

書杜黃裳傳後

書陸贄傳後

書韓侂傳後

書高駢傳後

書和凝傳後

書徐鉉徐鉉傳後

書韓熙載傳後

書趙普傳後

書曹彬傳後

書潘美傳後

書杜衍傳後

書富弼傳後

書張詠傳後

卷之五

書後

書狄青傳後

書張俊傳後

書鮮于侁傳後

書呂端傳後

書曲端傳後

書趙抃傳後

書師東傳後

書虞允文傳後

書趙汝愚傳後

書陳亮傳後

書辛棄疾傳後

書耶律楚材傳後

書廉希憲傳後

書阿沙不花傳後

書李孟傳後

書拜住傳後

書張瑄傳後

書許有壬傳後

書王暉傳後

書夔夔傳後

書歐陽原功傳後

卷之六

書後

書徐達傳後

書李文忠傳後

書沐英傳後

書李善長傳後

書劉基傳後

書章溢傳後

書陶安傳後

書齊泰黃子澄傳後

書姚廣孝傳後

書解縉傳後

書况鍾傳後

書楊士奇傳後

書徐有貞傳後

書王恕傳後

卷之七

書後

書楊慎傳後

書張經傳後

書胡宗憲傳後

書唐順之傳後

書戚繼光傳後

書徐階傳後

書張居正傳後

書劉大夏傳後

書曾銑傳後

書呂坤傳後

卷之八

書後

書趙南星傳後

書高攀龍傳後

書顧憲成傳後

書李三才傳後

書楊漣左光斗傳後

書文震孟傳後

書熊文燦傳後

書孫傳庭傳後

書陳于廷傳後

書劉宗周傳後

卷之九

書後

書韓子原性篇後

書退之師說後

書退之上宰相三書後

書魏冰叔正統三論後

書魏冰叔宋論後

書魏冰叔平論後

書魏冰叔地獄論後

書魏冰叔相臣論後

書魏冰叔九策後

書侯朝宗與吳駿公書後

書汪堯峰文戒後

書宋陸松書達摩論金粟經卷子後

書俞蔭甫曲園記後

書莊子養生主後

書莊子德充符後

書淮揚水利圖說暨淮揚水利論後

書退之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後

書柏槻山房黃个園家傳後

書許海秋西山記程游盤山日記後

書玉峰遂園耆年禊飲圖後

書田潤齋軍門祝嘏紀恩日記後

書百生文稿詩稿後

卷之十

議

保甲團練異同議

開源節流議

化勇爲兵議

防議

兩淮鹽法議上

兩淮鹽法議中

兩淮鹽法議下

卷之十一

辨

狂辨

權辨

剛辨

拙辨

陶淵明白璧微瑕辨

黃翔雲完貞伏虎圖述略辨

辨似篇

綱票利弊辨

卷之十二

說

和土客說

議覆赫威兩使臣論說

廣施粥不如散米說

名士說

五福不言貴說

察微說

通蔽說

讀書變化氣質說

從宜從俗說

有恆說

有恥說

世更世役說

唐花說

撲滿說

從軍者說

弈說示宋生

操舟者說

匠人說

洋繡毬說

主靜說

畏難說

喜雨怨雲怒風說

卷之十三

讀子

讀齋子

讀子牙子

讀關尹子

讀子華子

讀老子

讀莊子

讀列子

讀墨子

讀管子

讀亢倉子

讀晏子

讀鄧析子

讀鬼谷子

讀文子

讀公孫龍子

讀商子

讀鶡冠子

讀司馬子

讀吳子

讀尹文子

讀孫武子

讀尉繚子

讀玉虛子

讀鹿溪子

讀慎子

讀汗子

讀尸子

讀器器子

二知軒文存

目錄

去

讀荀子

讀呂子

讀韓非子

讀波弄子

讀惠子

讀胡非子

讀子家子

讀希子

讀薛子

讀風胡子

讀三柱子

讀歲寒子

讀首山子

讀潼山子

讀雲笈子

讀隨巢子

讀孔叢子

讀黃石子

讀雲陽子

讀金門子

讀淮南子

讀桂巖子

讀封龍子

讀吉雲子

讀青黎子

讀揚子

讀符子

讀金樓子

讀嶮呀子

讀荆山子

讀委宛子

讀白虎通

讀風俗通

讀慎陽子

讀鬻山子

讀回申子

二知朝文存

目錄

六

讀貞山子

讀天隱子

讀徐子

讀小荀子

讀鏡機子

讀抱朴子

讀白雲子

讀靈源子

讀靈門子

讀千山子

讀石匏子

讀無能子

讀譚子

讀文中子

讀天隨子

讀鹿門子

讀元真子

讀求子

讀文泉子

讀協律子

讀靈璧子

讀次山子

讀東萊子

讀堯夫子

讀橫渠子

讀長春子

讀草廬子

讀道園子

讀郁離子

卷之十四

危言

危言一

危言二

危言三

危言四

危言五

序

待月談棋譜序

重刊蔗餘軒詩序

齋玉谿劫餘詩選序

琴瑟合譜序

蘭茗傑文品論詩合鈔序

溧陽史氏譜略序

玉谿見聞續筆序

雲起樓詞序

自父瑣言序

里乘序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

重刊小知錄序

夢園書畫錄序

大別山志序

鸚鵡洲小志序

古藤書屋文集序

研經室訓子文筆序

列女傳蒙求序

黃鵠山志序

棋譜三編序

卷之十六

序

續纂揚州府志序

重刊梅麓詩鈔序

廢言序

桂之華軒文稿序

桂之華軒詩草序

雨峰詩鈔序

三晉見聞錄序

飲生詩草序

程補叔遺文序

唾餘錄序

皖游弈萃序

萍海墨雨序

椒園詩鈔序

五倫鑑序

送吳禮園序

贈芥航上人序

贈芥公退院序

送凌仲璣序

送董策三主講敦善書院序

卷之十七

序

袁母郭太夫人百齡壽序

湯果卿七十壽序

吳吉齋姑丈八十壽序

楊蘭坡姑丈七旬有一壽序

金眉生六十壽序

許農生先生九十有一壽序

許叔平六十壽序

陳母單太恭人六十壽序

卷之十八

書

二知軒文存 目錄

三

答陳蘭甫書

與蘭甫書

復楊海琴書

答吳禮園書

與韓叔起書

答陳小舫書

復吳拙菴書

復楊性農書

答蘭甫書

與馮崧湖書

答董策三書

再答策三書

答孫萊山書

再答性農書

答孫琴西書

答于漢卿書

答友人問東林始末書

人日與許叔平書

卷之十九

書

答許叔平書

答叔平第二書

答客問好名

答叔平第三書

答叔平第四書

復性農書

復萊山書

與養志園主人書

再與養志園主人書

三與養志園主人書

答王謙齋書

與朱曼君書

答友人書

再與曼君書

與友人書

四與養志園主人書

二知軒文存

目錄

三

與謙齋書

答崧湖書

五與養志園主人書

六與養志園主人書

答養志園主人書

上沈幼丹制軍書

與策三書

再復萊山書

卷之二十

記

儀董軒記

榆庭問字圖記

蘭州冰橋記

香雪亭看梅記

蜀山草堂記

虱隱園記

大尖山記

三宿焦山記

正誼成仁井記

馬蹟山捕豕記

意園記

激面軒記

水月菴記

小浮梅記

文登雪災記

蜀中四井記

天甯寺禪室秋色記

蜀岡登高記

張令君歸骨記

義牛冢記

余將軍廟記

福山夾河水鬪記

卷之二十一

記

鎮江守城記

經訓舊番圖記

夢園周甲箸書圖自記

記王子敷所藏書畫

記後院蠟梅天竹

蜀山草堂後記

揚州育嬰堂記

揚州鹽義倉記

湖上桑田記

夢園記

重瀆青龍泉記

井南精舍記

淮軍平定臺灣番社紀略

臺灣地勢番情紀略

卷之二十二

記

且園消夏圖記

退園觴詠圖記

鹽課司祠記

安豐三先生祠堂記

一一知朝文存

目錄

三

重修嵇公隄記

三橋考

紀游

沈栗仲先生絹本山水畫冊記

栗仲先生紙本山水畫冊記

京口義渡記

重修董家溝橋記

今雨樓圖記

吳門出難記

卷之二十三

記

沈石田水村圖記

青龍泉禱雨續記

待月謔小記

記青苗會

轉徙餘生記

吳漁山詩意畫冊記

記籬角老少年

卷之二十四

書事

書陳提督充保正事

書麻城彭氏六世同居事

書甘泉獄

書李綿笏

書丐

書孝子

書吳定州鮑宗軾

書大力僧

書高先生

書丐翁

書陳令君

書李姬

書梁生

十月初十日夜書事

書李東來夏老鼠

書無名氏婦及邢氏妻

閏五月十三十四兩日書事

書馬氏婦

書蔣心餘先生軼事

書某縣丞

書徐剛毅公死事本末

書陽羨女子

卷之二十五

問

容問

容難

三國編年問答

奔嘲

心難口

身罪足

耳怨目

肝仇膽

脾惡胃

形懟影

驅睡魔文

校試屬僚書壁

問蟬

井南精舍問答一

井南精舍問答二

井南精舍問答三

井南精舍問答四

井南精舍問答五

井南精舍問答六

井南精舍問答七

井南精舍問答八

井南精舍問答九

井南精舍問答十

卷之二十六

銘贊

文寶齋墨銘

謙虛銘爲吳吉齋姑丈作

玉墨牀銘

霽紅瓷水注銘

檀心筆筒銘

黃勤敏公竹筆筒銘

硯銘十二

玉鬚梳銘

筆匣銘

鏡銘

棊枰銘

朱朶山丈遺像贊

卷之二十七

傳

有堂方伯家傳

家衣江小傳

三弟子健家傳

周孝婦傳

吳烈婦傳

包烈婦傳

泰興三高士傳

徐剛毅公傳

歸安孫氏兩世節烈傳

金烈婦傳

卷之二十八

傳

謝令君傳

石烈婦傳

關忠節公傳

師理卿贈公家傳

戴都司傳

溫令君傳

程烈女傳

達回子傳

吏部侍郎胡公家傳

贈道銜候補同知王君博泉家傳

卷之二十九

傳

嘉興朱氏兩先生合傳

王石臞先生傳

高郵四孝子傳

僧芥航傳

陳氏貞婦傳

卷之三十一

傳

王育泉先生家傳

吳氏貞女傳

節孝李母陳夫人家傳

雲南布政使蕭公家傳

孔宥函太守傳

徐氏孝女傳

贈通奉大夫沈公家傳

馬氏烈婦傳

事略

亡室周夫人事略

亡姬謝淑人事略

智明上人出家事略

卷之三十一

誌銘

贈太僕寺卿候補知府刑部員外郎竇少梁府君墓

誌銘

朱蓮塘封公墓誌銘

謝母汪太淑人墓誌銘

常鎮通海兵備道李君墓誌銘

董燧臣封翁墓誌銘

贈內閣學士署安徽巡撫布政使吳公墓誌銘

孫母吳太夫人墓誌銘

王母盧孺人墓誌銘

陳母張太孺人墓誌銘

誥授通奉大夫廣西柳州府知府孫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二

誌銘

贈光祿大夫張公墓誌銘

提督銜記名總兵葉君雲岩墓誌銘

唐忠壯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按察使銜甯紹台道史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東河總督喬公墓誌銘

通政使司通政使朱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三

誌銘

戶部左侍郎宋公墓誌銘

湖北布政使厲公墓誌銘

碑

周家口張勇烈公祠碑

廣東巡撫調署廣西巡撫李公神道碑

行狀

河南巡撫錢公行狀

卷之三十四

墓表

葉辰生墓表

汪芝生師墓表

師子岡阡表

之字河西阡表

之字河北阡表

金匱縣知縣齊梅麓墓表

贈知府銜候選知縣劉君墓表

祝文

曾文正公祠安主祝文

鹽宗廟安主祝文

祭曾文正公祝文

弔李筱峰太守文

二知軒文存卷一

定遠方濬頤子箴

文論

今之爲文者動曰有派蒙竊惑焉夫所謂派者不在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也吾皖有桐城派吳中有常州派近則常州衰而桐城盛天下宗之莫敢異議桐城之文固皆取法於周秦兩漢唐宋而嚴其體例區其門徑兢兢焉恪守古人法度繩尺者桐城之文非不可學學桐城者入於窠臼而罕能振拔也學士大夫空疏固陋標榜成風尊宋薄漢一唱百和心目

二 矣 耳 之 不 一 一 一 一
中但知有方劉姚三先生拾其唾餘鋪張滿紙試取而讀之
大氏老生常談及公家門面語十居六七非奄奄無氣卽格
格不吐蓋專以字句拗捩爲能詞意枯淡爲高吾視之直優
孟衣冠陳羹土飯耳奚足言文今夫日月星雲霜露雨雪天
之文也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地之文也試觀乾坤以內孰綱
維是孰主宰是而瑩然爛然燦然玠然秩秩然斌斌然備五
色順四序不期然而然而卒無不然斯爲大文斯爲至文焉
人之文亦若是而已矣文從質出性情主之學問輔之行以
灑氣運以精思振筆直書洋洋纒纒舉凡所謂依門傍戶蹈

矩循規效顰學步描頭畫角一切人云亦云之陋習掃而空之自攄胸臆雖連篇累牘不爲多雖片語單詞不爲少彼其初固未嘗有心摹擬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也而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不假緣飾動中自然要唯平日多讀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以擴其靈機長其才力斯蓄之既久發之必豪卽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亦不必專學一家專工一格也何況桐城何况常州哉文之有派自明人作俑互相排抵延至我朝師承各異習染更深若常州則竟取周秦兩漢唐宋之文爲之分別家數辨所從入眞爲龔替之見桐城分體纂輯示

後學以作文之法固亦可爲標準然必以今人著錄均於古
人之後儼然自命爲文章正宗抑又隘已江河之派有九而
歸海則一當其分支旁出洪波巨浸汪洋演迤不名一狀江
河之外更有江河不能執一江一河以例百川也胡獨於文
而拘拘言派哉言派則文限於派之內宗一家而必不成家
不言派則文出於派之外不宗一家而反可成家也且今之
爲文者有四說經說理說前代說時事說經者失之鑿說理
者失之膚說前代者失之刻說時事者失之迂卽所謂派也
不作有派之文庶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然而吾所見者

蓋亦鮮已

學論

學一而已不窮經不可以爲學不講道不可以爲學窮經者何訓詁之學也漢學也講道者何義理之學也宋學也有訓詁之學而後義理不蹈於空虛有義理之學而後訓詁不鄰於穿鑿二者相需爲用而弗容以偏勝也學一而已何爲漢何爲宋哉夫六經爲載道之文實賴東漢經師箋疏傳註紹述而闡揚之二千年來禮樂典章名物度數俾考古者得所師承實事求是其有功於聖經賢傳者固不小也烏得以尋

章摘句爲無足重輕也耶此所謂樸學也有宋諸儒幸生經學昌明之後爰乃發明義理以佐訓詁之不足而聖人率性修道之旨遂以大白於天下濂洛關閩其傳日廣至今勿替此所謂正學也然而守門戶之見者則挾漢攻宋矣則尊宋鄙漢矣則謂講學之風旣盛而朋黨抵排禍延海內矣則謂抱殘守缺曲學阿世而歸辜於一二鉅人長德之敗壞人心風俗矣近則漢學淺衰而宋學大熾至痛詆漢學而等之於戰國之楊墨晉宋之老莊謂其能亂天下也嗚呼豈公論哉漢儒之學爲樸學宋儒之學爲正學後之學者當兩宗之而

取其醕舍其疵樹其閑決其障曉然於訓詁之非義理弗明
義理之非訓詁弗著合樸學正學而一以貫之無穿鑿之害
無空虛之病斯處則可以爲師儒出則可以爲卿相講讓型
仁化民成俗舉凡天下國家之道要皆由小學以入大學而
始克底於成也而乃漢之而乃宋之此唱彼和靡然從風逞
其語言文字之工捫爲黨同伐異之說囿於管窺蠡測之隘
發爲憤世疾俗之談彼其人方自以爲目空萬古獨有千秋
也嗚呼亦烏知奴僕孔鄭墨守程朱者之均爲學中之靈也
歟間嘗取魯論而釋之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二失車之不
之者也吾謂漢儒近之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吾謂宋儒近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吾謂漢學宋學之
得失可以此斷之學一而已何爲漢何爲宋哉

政論

天下不患無政患無人無人則政弗舉雖有政如無政也處
積重難返之勢際委靡不振之時而有心世道者殷然以復
古爲念慨然以救弊爲懷曰是非改絃而更張之不可夫更
張豈易言哉唐虞尙已三代秦漢六朝以迄唐宋元明史册

所載政治得失班班可考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不能強而同之也君明臣良則紀綱立法度修君闇臣庸則紀綱廢法度隳政之得失勢爲之時爲之而實則人爲之也開創之初匹夫偏起削平大難混一海內豪傑景附人材眾多當國者率皆老成厚重閎識遠慮爲之頒禮樂宣詔令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於是乎政無不舉則得人之效也降至守文繼體之君傳不數世卽於怠荒雖有公忠體國之人一時嬖佞宵小竊柄弄權勢必傾軋排擠之使不爲朝廷用乃得悍然囂然變易成法顛倒是非舍仁政而尙苛政去德政而出亂政罷善

政而生糶政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盜賊蠡起潢池鼎沸縱令
張皇補苴而人之云亡嗟何及已政之失也人失之也居今
日而言井田封建人未有不笑其迂者乃別創名曰妄談經
濟則有世郡縣罷監司之說廢制藝試策論之說停折色實
倉儲之說收場課裁鹽官之說近則更有用西法圖自強之
說議開礦興大利之說於虜言政者詳且盡矣試平心論之
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其行之果有利乎其不行之果有害
乎抑數說之外遂無一救世之方中興之策乎上下三千年
綜覽廿四史爲政者要在通達治體審時度勢持以有恆矢

之無倦不可愛古薄今不可矜奇立異不可因小失大不可
以私害公君臣交儆中外乂安無他道也魯論一書內聖外
王爲萬古不易之準則卽使宣聖復生亦安能再議井田封
建哉任人不任法勝於任法不任人固無俟局外紛紛饒舌
也一家之中賢子孫恪守祖宗成法而修其廢墜厥後必昌
家國焉有二理歟吾惡夫世之論政者之不識時勢也故質
言之顯言之以告天下以爲爲政者勸

牧令論

官莫尊於總督巡撫然而去民甚遠也職莫重於兩司巡道

然而去民亦非近也若郡守則幾幾乎近之矣然而合數州
邑以爲一郡郡守又不能獨治也親民者其唯牧令乎一省
之中百事聽命於督與撫若司道郡守不過爲承上起下之
人耳一切錢穀兵刑政教號令之繁督撫責之司道司道責
之郡守而任其事者專在牧令人謂督與撫非大才不足以
膺疆寄吾則謂不貴有才貴乎有識夫一省之司道郡守不
過十數人耳目易周督與撫隨時隨事考察之固不難也若
牧令則散布於百里之外千里之外一二人之耳目聞見難
周勢不得不寄耳目於人所謂寄耳目於人者豈有他道哉

督撫責之司道司道責之郡守而已司道郡守有一不稱職者督撫勿姑容也夫然後耳目可以寄之某牧令賢某牧令不肖爲之守者聞諸道與司道與司聞諸督撫其賢者留其不肖者去其尤賢者獎之擢之其尤不肖者劾之罷之斯一州治一邑治而一省無不治然而牧令之賢不肖又豈易考察哉必待貪污顯著道路怨咨而民之受害者旣深事之廢弛者不少已其賢者維何曰知民疾苦有災必報知民冤抑有犯必懲日日以安良除暴爲懷嚴防胥吏僕從約束官親幕友克儉克勤實心實力事事視吾民之好惡勿徇上官之

喜怒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肯爲舉凡有益於民者次第行之不盡不止是卽古所謂廉吏循吏也反是者皆不肖也彼不肖者之明白諳練圓通機警其才固十倍於賢者也特無如好名嗜利之心中之遂變易性情流而爲揣摩迎合輒滑便捷之徒以施其粉飾彌縫之術上之人方欣欣然指而目之曰此賢牧令也嗚呼百巧不如一拙誰則信之而誰則譽之耶至若闌茸無能之輩濫竽充數者其賢不肖又何難立決也哉難之者曰方今軍事未戢捐例未停各省需次者牧令以上已不可勝數考察難周而牧令之聽鼓參牙者源

源而來勢不得不思調劑通融之法以均勞逸而免向隅竊
恐留不勝留去不勝去也嗚呼存畏難苟安之見博寬大仁
厚之名上以是待下下以是應上吏感其恩而民受其病天
下事尙可爲乎吾故曰欲治天下斷自慎選牧令始

諫臣論

痛哭流涕而陳書與夫婉語微言而進諷者孰得孰失乎曰
強諫弗如密諫也直諫弗如譎諫也夫人而知之矣然當時
勢艱難之會阿諛取容君子恥之緘默不吐君子尤恥之故
凡爲言官者審審諤諤忠貞愚戇不避刀鋸斧鉞以爲逆鱗

之批蓋不如此不能盡吾之責不足報主之知也藉令作無口
匏不作合口椒則 朝廷亦安用此數十輩曠官尸位之人哉顧
今之言者至不同已或捩拾風聞或毛舉細故或起於私嫌
私怨或狃於人云亦云否則顛倒毀譽妄議更張排斥異己
援引同類嗚呼是皆有釣名弋利之見存於中奚以固邦本
弭亂萌耶竊謂身居臺省須念天子之耳目寄於吾吾之聞
見不廣不敢言吾之聞見不真亦不敢言所言者宜舉大政
事籌畫之擇大奸慝糾彈之訪問民間疾苦而勿壅於上聞
博采公論是非而勿憚於入告因勢利導酌理準情反覆引

伸委曲詳盡務使言之可行行之無弊斯爲不負言責也矣
國家設官分職內而宰輔部院卿寺郎曹外而疆吏監司守
丞牧令以大御小以一統百官不爲不備職不爲不專也而
復建御史臺以考察內外臣工稱職與否夫固天下之人所
側目屏息而畏之忌之厭之惡之者也歷觀漢唐以來言官
之見用於世者十不過三四而有明一代罷斥刑僇爲禍最
烈而氣節益奮伏蒲抗疏者史不絕書馴至敗亡未嘗少悔
說者因歸臯言官謂天下之亂實基於此嗚呼此特憤激之
談耳豈足以爲定論哉孔子曰危言危行言孫又曰事

君數斯辱矣在人臣忠君報國寵辱利害皆所弗計然亦當
思明哲保身之道玩納約自牖之占母激烈也出以和平毋
迂拘也求其通達則庶乎巽而善入易於轉圜獻可替否深
資啟沃已彼折檻引裾執鞚攬轡者未始不見聽於明主納
誨於英君而要之言所難言諫所難諫張普惠告諸子之語
夫固揣度時勢而後毅然以口舌爭也爲言官者知強諫直
諫之難乃得謂之能諫

廣辨奸論

老泉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旨哉斯言觀人

之準已然則近人情者遂無姦慝乎是又不然千古權佞半出於讀書明理之人彼其伏處空山抱道自重學問文章卓然可傳於世未嘗非君子也一旦出而得志身列廟廊充其才力見地實足以致君堯舜綏靖四海乃薰心富貴頓改初服善用其揣摩迎合之術以上結主知下攬人望始猶有所顧忌多結朝士以爲之助或假託理學或攀附清流於是眾論推之國柄屬之太阿在手悍然不顧遂致改操易節前後變爲兩人身敗名裂爲天下笑以其能近人情人情輒爲之顛倒耳且任用大奸大慝馴至傾覆之禍者亦何嘗盡庸主

耶夫唯巧言令色孔壬不容於唐虞之世耳下此則英君誼
辟動爲羣小所欺正士端人亦爲朋黨所陷見微知著有幾
人哉故凡謙恭卑下醅謹老成外沽忠厚之名貌示優容之
度者其處心積慮陰鷲深險固十倍於常人而君上受其蠱
惑牢籠而不覺卿相交與汲引薦舉而不疑天下爲之奔走
趨承而不悟噫孰則能辨之者君子小人不並立而僞君子
與眞小人則雜處於君子之間而君子亦弗敢遽擯諸小人
之列焉於虜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廣蘇氏之說竊竊然
隱爲人心世道憂也

黨錮論

朋與黨異魯論首曰有朋自遠方來又曰羣而不黨聖人之門有朋無黨也故七十子之徒三千之眾惟以修詩書禮樂爲事雖處衰周之世能延道統之傳三代以後不明此義則朋而黨矣降至東漢桓靈之世任用中常侍橫議乃與自甘陵分爲南北部汝南南陽二郡之謠繼之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勢洶洶俾小人得以藉口天子爲之震怒夫張成之子殺人逢宥獲免李膺乃按殺之致激成牢修之誣遂啟黨錮之禍固由刑夫腐人竊柄弄權未始非諸君子自

貽伊戚也幸也霍謂竇武爲之表請朝廷之意稍解皆得赦歸田里不謂海內標榜之風愈熾天下名士稱號益崇張儉之仇侯覽不無太過而於是部黨之獄又起矣一時死徙廢禁者數百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罔不免官禁錮且及於五屬迨至黃巾構難用呂彊之言甫開黨禁而漢祚亦絕方陳竇之再秉國也欲除曹節王甫顧以機事不密猶豫寡斷反喪於閹寺之手而波及三君與俊顧及厠諸賢網羅殆盡如竇武者原不足責若陳蕃之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尙書門豈得謂無罪哉當中官用事之日正君子危行言孫之

時而乃沽婞直之名而自入於鉤黨何其知進不知退若是之昧昧也太邱拜張讓之父賢者猶或非之而或且議徐穉忘一榻之情不能諫陳蕃郭泰忘一舟之誼不能諫李膺嗟乎蕃與膺吾決其斷非受諫之人也善乎司馬溫公之論曰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吾獨惜諸君子抱不世之才未聞聖人之大道黨同伐異矯激成風家國胥受其禍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東漢之亂亂於中官實亂於黨人也然而後世持門戶之見者千百年率皆迷而不悟也以黨喪朋夫奚足取哉

杜漸論

天下事必至潰敗決裂不可收拾而始竊竊焉思善其後則已無及矣抑知其所由來者漸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試觀三代以後用人行政稍不致謹遂有禍延一朝者害遺數世者如秦相趙高爲宦官用事之漸殺太子扶蘇爲庶孽奪嫡之漸祠雍時爲神仙禱祀之漸漢呂后佐高祖定天下爲內廷與政之漸用諸呂爲外戚干政之漸景帝好名法爲酷吏害民之漸蕭何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爲宰輔竊柄之漸卜式家財輸邊爲納粟得官之漸桑孔議設鹽鐵酒權均輸爲計

臣言利之漸重選舉爲處士盜名之漸黨錮設禁爲植黨營私之漸與匈奴和親爲割地納幣之漸唐廢府兵以邊將屯防爲方鎮專擅之漸迎佛骨爲異端惑眾之漸宋賀天書爲侈談符瑞之漸呂范不和爲正人攻訐之漸明太監鄭和下西洋爲海外互市之漸設廷杖爲刑僇士夫之漸此特舉其大者言之耳開勅之主削平禍亂百廢具舉卽偶有一二端不合乎道不揆於正者恃其雄才大略任意以行舉朝莫敢非之而烏知萌孽已兆於是耶降至守文繼體之君四海晏安太平無事則玩好漸多土木漸起荒怠漸形奢侈漸開刑

賞漸紊舉措漸失宵小邪佞漸進端人正士漸遠載在史冊者何可勝道哉當時固不乏上書切諫批鱗骨鯁之人而或罷或否一若盛衰消長運會攸關有斷非人事所能補救者卽魏徵十漸之疏太宗雖列諸屏障錄付史官亦未見其立予施行比隆初政也善乎賈誼之言曰安者非一日而安危者非一日而危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涓涓不息流爲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然則杜漸之法安在曰在君心持重論

措之如泰山之安奠之如磐石之固曰是非鎮靜不爲功則

持重尙焉公卿宰輔操國柄執政權譬猶引一髮於千鈞馭
朽索於六馬烏可無大力以舉之哉且夫撥亂反正者幹濟
之宏材也扶危定傾者蕩平之正軌也提綱挈領起衰振懦
者又幹旋之妙用而撫輯之全功也竊以爲不能持重之人
厥弊有八曰張皇曰畏蕙曰躁率曰惟怯曰游移曰因循曰
推諉曰瞻顧其人學問未充見識卑隘一旦畀重任膺重寄
斧柯在手妄議更張絕不問其果有把握與否而持之甚堅
揚此抑彼故爲軒輊高下失宜馴至根本動搖事機震撼幾
幾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而於是張皇者轉而畏蕙矣躁率者

轉而恇怯矣游移者轉而因循矣推諉者轉而瞻顧矣國柄奚操政權奚執力不足以舉之則千鈞覆六馬奔安者弗安固者弗固矣新進之不及老成也人主往往忽之而謬於負託夫安知守經而不善達權處常而不解應變之挾持無具鮮識重輕也哉蓋必素有威重之望夙秉厚重之質而在在出以慎重之思然後操之不感允執厥中兩端胥得其平萬緒因而就理斯可以擔當天下之事斯可以維繫四海之心斯可以抉擇宰治之方斯可以漸摩仁義之術無他亦恃乎鎮靜而已矣操國柄執政權者其念之

畫一論

天下之數起於一天下之治定於一萬殊而一理也千變而一致也百非而一是也不一者一之堯舜之執中以此魯論之行簡以此彼專尚清靜者雖瀨若畫一奚能統其全量哉三代以下庶務日繁文網日密朝更暮改政出多門建一議卽有持一說以相難者矣立一法旋有挾一弊以相蒙者矣而且謂南北之風氣互異古今之形勢不同五帝三王之傳賢傳子統緒各別烏乎而一之然而一則強不一則弱一則安不一則危一則治不一則亂視聽言動五官百骸孰帥之

乎心帥之心一而已以一心運吾身之全體唯其靜而不紛
庶乎動而有序也以一人臨乎千萬人之上當以一人之心
曲體乎千萬人之心而使千萬人之心畢順乎一人之心亦
猶吾身之全體聽命於一心非樹之的何以射非總之綱何
以漁非予之繩墨規矩何以營造宮室的也綱也繩墨規矩
也皆所謂不一者之一也若夫禮樂政刑名物度數制度典
章條教號令至不一也任其不一而家自爲教人自爲俗是
轉不如射者之的漁者之網工者之繩墨規矩矣老氏曰抱
一爲天下式往者之尙忠尙質尙文卽式也式無二也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固不得一者故必明乎易象之
貞而後能操乎治術之準

數論

謂理不勝數數其可憑乎不可憑乎可知乎不可知乎凡事
必諉之於數則世之治也謂數當治世之亂也謂數當亂人
之富貴貧賤壽夭也謂數當富貴而壽數當貧賤而夭舉凡
政事之得失世道之隆污人品之賢愚善惡皆聽諸適然而
無所用其挽回補救也將乾坤宇宙皆限於數之中而莫能
逃乎數之外有是理哉聖人信理不信數故知其不可而爲

下此則鮮有不爲數所惑者旣爲數惑一若君相弗能造命窮通祇合問天功名決於將來飲啄由乎前定將不必修德不必保身不必敦品勵學而第曰有數存焉是造化無權矣是鬼神交困矣是清濁有時而溷淆而陰陽有時而顛倒矣且卽以數論竒生於偶萬統於一無極太極先天後天不可憑而實可憑也不可不知而實可知也其可憑者理也非數也其可知者數也卽理也明乎理而數本由理而出昧乎理而數乃與理相反合乎理而以理測數數自不誣違乎理而以數準理理終不謬與其聽之於數曷若決之於理耶果能決

之於理又奚必諉之於數耶識緯之學星命之書中者十之八九不中者不過十之一二而究之數與理符者亦十之八九數與理乖者亦不過十之一二也吾故曰數不勝理

本論

民爲邦本今天下之民困於兵戈徭役者歷有年所雖滇黔秦隴以次削平而邊患未除海防正亟西陲轉餉搜括則徧乎中原東倭構釁震驚乃及於江介用民之財勞民之力亦已久矣而且關權之外復設釐卡學校之外忽增教堂步卒水師之外更募鄉兵團勇斯時欲不累吾民不惑吾民不擾

害吾民能乎否乎斯時欲有以養吾民有以教吾民有以捍
衛吾民烏可不思變計乎漁者之網魚也不振其網則亂絲
棼然浮於水面魚見之輒掉尾以去匠者之斲木也貿貿焉
持斧斤以從事而謂其材不適於用或告之曰曷爲棄繩墨
也有不幡然悔者乎網而失魚斲而失木彼昧於本計者奚
以異乎漁與匠焉無已再觀浚河有源弗探縱以隄防遏之
而泛溢如故也無已再觀種樹有根弗培縱以水泉沃之而
枯槁可必也無已再觀人身之疾病治標證易治本證難見
表而遺裏顧此而失彼則沈疴終不起也若之何圖其末而

忘其本耶若之何棄其本而趨於末耶今夫橫征暴取竭民脂膏者至多也邪說異端愚民耳目者甚眾也驕兵悍將武夫健兒破民室家而奪民田里者又匪伊朝夕也必待瘡痍滿前譁張爲患怨咨不絕於道路流離莫靖夫閭閻而後籌補苴之術下蠲緩之令爲形格勢禁之舉謀假仁市惠之方噫本先撥已國胡由治然則膠柱鼓瑟不能以發音張琴改絃抑豈遂中律歟刻舟求劍不能以獲濟破觚爲圓抑豈足有成歟夫所謂本計者非異術非他道非繁重難行之事非高遠難企之程要唯是養民而不累民教民而不惑民捍衛

吾民而不擾害吾民斯已耳養民維何曰薄賦稅教民維何
曰崇學校捍衛吾民維何曰選將材肅軍政蓋度支告匱由
於糜費無節誠使量入爲出藏富於民則國家罷聚斂之臣
寰宇卽享綏豐之福矣衣食足而禮義興飽煖逸居大可憂
也固宜慎簡師儒宏開講舍以爲正人心厚風俗之基而封
圻大吏猶慮其牖啟有所弗及也必時時考核而督責之凡
吾統轄之郡縣皆良有司賢牧令而吾民之趨向自端囂凌
盡泯彼傳教之西士又焉能肆其簧鼓耶民得所養民得所
教而不可無以衛民也是在規復營制化勇爲兵減額添餉

以時訓練邦本其固矣哉難之者曰邊患海防爲當今要務
釐卡烏能撤教堂烏能廢鄉兵團勇烏能裁汰歟曰民失所
養民失所教而徒恃兵以衛民獨不慮兵爲民困乎且家給
人足眾志成城民盡兵也征調之煩不如防守之逸也爲民
上者刻刻以赤子蒼生爲念而珍惜其脂膏聰明其耳目保
護其室家田里天下之民有不尊君親上慷慨同仇者豈人
情哉漁者匠者浚河者種樹者醫者皆知本計者也乃治國
者反於民而昧之噫本先撥已

機器論

今天下言時務者動以泰西機器爲至巧至精而欲變吾之法師彼之法謂舍此不足以強中國而懾島夷也一唱百和萬口同聲於是濱海之區委官設局滬上勦之閩中繼之津沽踵之廣管建業又因之歲糜金錢不可以數計瑰瑋才智之士降心斂氣聽彼指揮製槍製礮製火輪船曠日持久勿工集匠殫精竭慮寒暑不少休震於彼國之說謂開山浚河農田耕作皆可以不假人力而胥於機器乎是賴方將張大而擴充之廣製器之所講利器之方謀非不善也志非不壯也圖維規畫非不精詳而周至也顧吾思之機主於動生於

變戾於正乖於常以技藝奪造化則干天之怒以仕宦營商賈則廢民之業以度支供鼓鑄則損國之用試問歐羅巴諸夷其皆強橫無敵雄長百世乎曰不能也強凌弱眾暴寡無歲無之有以機器勝者卽有以機器敗者有以機器興者卽有以機器亡者以吾所聞番舶攘利橫行海上遭颶風觸礁石而覆溺者不知凡幾近則招商局輪船載運天庾正供竟有福星之厄沈米七千餘石官民死者六十餘眾云以大霧不辨東西番舶撞擊之輒碎是機器亦有時而不靈已不特此也去年澎湖之役東倭狡焉思逞稱貸於西人購鐵甲船

與番社爲難將圖大舉擾我中原遷延數月士卒死亡過半垂首喪氣而歸機器固無所用之也往者在嶺南聞三元里之戰以九十八鄉義民傳檄舉旂助官兵鬪夷虜彼皆紛紛引避我無機器亦足與彼抗也至於津民焚燒教堂之日五羊城外西人得囚耗大駭不知所爲一夕將天主堂藏匿之婦女數百人盡遣去他郡傳教之士皆趣之遄返夷虜姦屬不敢居城中則移家於香海焉卒未聞其恃機器以自衛而處之晏然也往者楊么之四輪激水船王彥威之飛虎戰艦韓世忠之飛輪八槳虞允文之蒙衝海鱗其制初不在西人

下卽我朝前代善用機括以造器者亦不乏人見於著錄如
婺源之江永其名尤顯然則西法實出於中國而流傳至彼
彼之人無禮樂教化無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視好勇
鬪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爲富強之計而我內地奸民遂與
之鈎結煽惑陳書當道幾幾乎欲用夷變夏夫豈知中國三
千年以來帝王代嬗治亂循環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區
宇奠安黎庶雖武鄉侯之木牛流馬亦僅能行於蜀漢鼎足
三分而所謂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者要在區區器械機巧
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

見獵心喜論

甚矣制心之難也制之不動而此心潛隱未發萌芽自在一有所觸機不可遏雖欲制之已無及矣然則平日制心之功不足恃乎非不足恃操則存舍則亡惟其有間斷絕續之時故離者忽合距者忽迎方寸至靈靈則善變夫固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知之而不諱言之旋放旋收隨縱隨斂爭聖狂於幾微判天人於俄頃明道之不及茂叔以此而見獵心喜遂貽爲口實也然使明道祕不告人卽不成其爲明道明道旣以告人則懸崖勒馬奔湍把柁自有一番猛力他人之

萬萬不肯出諸口者聖賢勿自欺並勿欺人可謂誠哉天下之見獵心喜者十有八九天下之能自言見獵心喜者蓋百無二三也人所見等之獵人所喜胥在心少年嗜好結習未忘豪傑庸愚古今一轍大抵無時不見獵無時不心喜耳而求如明道先生之皇皇於十二年以後夫亦豈易幾也耶

名者實之賓論

試題擬作

人自外至者爲賓而我則爲主夫所謂實在乎我我得以主之所謂名在乎人我烏得以主之目之曰賓亦猶萬物視天地爲逆旅百代視光陰爲過客也實至名歸者主賓相稱名

過乎實者主不如賓賓未有不捨之他往者人之好名曰我
非名不足以見重於世皇皇然將倖致之妄邀之色取而貌
襲之結納而歆動之謂虛聲可以盜謂美譽可以干謂聞望
可招之而來謂歌頌可求之而獲方且喧賓奪主徇名忘實
始也奔競爲習繼也標榜成風終成門戶之見卒開朋黨之
相嗚呼是安得不爲讓天下之許由所笑耶堯以天下讓由
固知由之實可以主天下自揣德不如由故有此讓夫堯豈
以讓天下爲名而逆料由之閉門謝客也抑由豈以治天下
爲有名無實而弗願與堯揖讓一堂也卓哉由乎以鶴鷄自

况以偃鼠自匹舉凡天下欲得之名欲延之賓而以爲儻來者藐乎無足重輕甘與割席而拒之千里之外焉由避難居之名由轉博至高之名由自以爲賓彼其中固明明有主哉至若或赫赫於生前或見稱於後世名副乎實者則又不得以賓論已

幸毀

好諛惡直者人之常情也而曰幸毀人孰不笑其迂哉凡毀人者必其不滿於若人而後肆意詆譏信口誣衊假公論以洩私忿蓋心有所嫌時時窺伺其短一旦得閒遂竊竊然思

有以中傷之期於人之必信勢不至顛倒是非變亂黑白使
之名節敗壞中道傾陷不止吁可畏已夫何幸之有此則所
謂求全之毀也顧毀有無因而至者亦有有因而至者苟非
大聖大賢孰能終其身立於無過之地矧所處旣尊望施者
眾以堯舜猶病之事而責之今日居官之人力旣不逮而或
性情太厚心地太直以爲任優則學學優則任耶效俗吏之
所爲而自居於風雅抑且五官並用視公家事爲易了遂不
屑埋頭簿領歌詠稱豪以視百計夤緣患得患失貌爲廉謹
外露精明者一巧一拙夫固大相逕庭也毀之至也蓋有因

也讀劉子海峰解毀曰彼其毀之者必其爲闊絕之行而與
其言相近不相遠者也故曰毀於人者之與有責也乃今而
知吾過矣吾過矣吾猶幸有毀以攻吾過猶幸有毀以督吾
改過設無此毀將畢生不能以寡過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白圭之玷非磨治不爲功毀方瓦合君子尙取之以儼儒行
鏡至明也塵蒙則闇拭其塵而本體瑩然如故也被毀我而
我弗爲所毀毀奚傷我因彼毀而亟謀自全之道毀不轉爲
我益耶彼毀我我弗爲所毀且將別假他端以毀我則毀愈
多我因彼別假他端以毀我而我之謀自全者斯須與不敢

二九
三
稍懈毀究於我何損耶是反己之學克己之功甯願人毀勿願人譽孔子幸人之知過乃得成爲孔子則凡在孔子以下者安可不存此心以自屏於聖賢之域哉

危言

無端而語人曰天將傾地將陷人必怫然不信傾矣陷矣而始悔向之勿聽也悔則奚補與父言子之惡與兄言弟之惡與夫言婦之惡與朋言友之惡人皆爲言者危而况乎臣言君之惡臣更危已臣之危君之安也防其傾不得不言傾虞其陷不得不言陷危而不危不危而危願扶其危忍視其危

夫必待事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而后皇然而后爽然而后
赧赧然悚悚然曰既危矣奚取乎言言之不可不早也聳於
耳快於口戾於心利於身而人輒危之而於是侃侃者退而
於是諾諾者進天下烏乎不危其傾也可立而待其陷也可
立而待傾者使之勿傾陷者使之勿陷非有維持乎天地者
天地且不能終於不傾不陷誰傾之天自傾之誰陷之地自
陷之言於天地天地危之而乾坤永焉奠定人無有聞與天
地言者天地卒無有不樂人之言者而奈何不言不言危矣
不危言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舉不可一日無此

言而奈何不言

通論

聖人曰先行其言慮言之難行也則所言者必皆可可行也千巖萬壑盤曲回互幾於無路可出而中有一綫羊腸鳥道紆折逶迤以達於市衢夫何窒塞之有儒通天地人兼三才而一貫之區區言語口舌之間不患其辭之不暢不患其理之不宜不患其事勢之不詳盡苟有扞格則姑舍旃不可行之事而強言之是猶向礪礪以覓門趨坎窞以尋徑也而謂能免於顛且仆者則斷斷乎無之有宜於古弗宜於今者有利

於此弗利於彼者有便於暫弗便於久者有合於經弗合於
權者規其宜以盡其利乘其便以蕪其合毋驚高遠毋尙繁
重毋入迂拘毋鄰固執行之一時而有效行之百年而無弊
斯可以言之而不必徇眾人之言眾人之言唯阿依附一唱
百和一人之言深識遠慮審時度勢眾人非之一人是之眾
人錮之一人排之不平以平不正以正不順以順不安以安
危疑艱鉅隔閼壅蔽之境持吾說以往無不可行者豈唯入
山請觀治河泥沙之淤隄防之漏疏決弗力篙師卻步思其
豁然奚容默然

訟過

嗚呼吾之過多已少之時過在讀書不多應試太早弱冠後
至京師過在徵逐濫交嬉遊無度壯而登朝過在涉獵浮華
不務根柢之學過在昧於治生揮霍好結納泊備員臺諫稍
稍有所建白庶幾無過願亟於外轉不能守先人之訓以致
浮沈宦海十七年欲歸弗得則又過之至大者而且直言爲
人所忌輕信爲人所愚嗜古爲人所詆謔耽吟爲人所嘲弄
吾之過多已吾自知其過而人亦罔不知吾之過卽偶有發
吾之過者吾旋悔之而旋忘之曰與其薄也弗如厚與其巧

也弗如拙自問一生處友朋骨肉間性情粗疏則有之心術
細密則未也城府洞開則有之門戶嚴峻則未也人求於吾
吾弗應之吾終弗安應之而或不滿其願固吾之過抑有時
始應之而繼則爲他人所奪卒無以應之吾之過更安能改
耶至於出處之際吾見人歸田輒羨之乃老猶戀棧有田不
歸室家之計吾見人築屋營產華靡奢侈輒尤之乃肥上新
居費亦不貲負郭之田豐饒莫辨吾議人過吾何嘗自免於
過歟吾過矣吾過矣書之以示吾子孫願吾子孫亮吾有無
心之過無有心之過爲吾補過不必爲吾卸過則吾之自訟

直可告白於天下後世而奚以文爲

擇交篇

君臣父子兄弟合於天者也夫婦朋友合於人者也合於天者一成而不易合於人者則人得以自主之願夫婦出於父母之命非大不得已不可以去是人猶不能自主也能自主者厥惟朋友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乖離觸迂徑遂難行之事胥賴朋友爲之明其心迹達其衷懷解嫌釋疑弭怨平忿人亦安可以無朋友哉人無朋友則五倫弗備不可以爲人而舉世往往忽之以爲朝野至眾品類至雜往來

酬酢實繁有徒天下不必皆可交之人吾所交者有可交之人卽有不可交之人可交者與交不可交者亦與交勢不至爭名攘利倚富挾貴機械變詐凶終隙末焉不止昔之人既有絕交論復有廣絕交論感慨憤激幾欲作絕人逃世之想而抑知其斷斷有所不能耶彼二氏之徒可以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未嘗無朋友夫亦烏乎絕之耶曰道貴擇若爲面朋若爲心交若爲形勢之侶若爲性命之友高下淺深賢愚真僞胸中確有見地渾然不露而虛與委蛇泛應曲當而求所爲切磋道義匡扶名教襄贊事功維持憂患者則固不

在此數也百人之中無一二人千萬人之中僅十數人伊古賢人君子正士通儒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釐然各盡其性分之正而顧於朋友一倫漫無區別依傍門戶身受其禍者正不知凡幾孰是其能擇交者哉或曰隱微難測城府莫窺居恆稱仁說義講學好名矯然自異於庸眾罔不敬之畏之親之信之乃一旦爲其所賣而心術詭譎更有百倍於小人者予將若何曰甯人負我毋我負人久敬全交以直報怨我雖不言彼獨無愧於心歟不擇之擇擇如未擇迹近於和光同塵而道本乎親仁汎愛願與天下敦友誼者一商之

審勢

火之燎原也水之決隄也木之干霄也草之蔓野也其勃勃不可遏者非勢乎順則靜逆則動憑則昌失則靡形與勢相依聲與勢相敵氣與勢相倚理與勢相雜而汶汶者闇於時勢俚俚者昧於地勢憤憤者忽於事勢夢夢者消於情勢昏昏者迷於機勢勢必至扞格而不通勢必至繁重而難舉勢必至渙散而弗聚勢必至危險而莫支勢孰治孰亂勢孰盛孰衰勢孰重孰輕勢孰強孰弱勢孰利孰害勢孰大孰小宜乘勢而勿違勢宜因勢而勿藉勢宜任勢而勿憚勢宜規勢

而勿仗勢勢所不能行者強行之勢終不行勢所不能止者
強止之勢終不止迫於勢限於勢局於勢縛於勢莊子曰究
勢捐勢管子曰有勢外勢商鞅曰舍勢塞勢韓非曰共勢釋
勢荀子曰得勢竭勢列子曰逐勢董子曰量勢淮南曰鈐勢
劉勰曰踐勢循勢隨勢激勢此其中有位勢有才勢有吏勢
有兵勢有主客之勢有勞逸之勢而權勢威勢利勢力勢弗
與焉灼然於心了然於口揣之度之均之平之緩之急之聯
之合之夫是之謂審勢

擇術

一郡之內業醫者非一家有富翁子病劇延一醫至投以方弗效再延一醫謂前醫之方誤矣於是易方投之而仍不效如是者旬日延十數醫醫各有方方無一同者而病卒不起噫寒以爲熱虛以爲實沿譌踵謬無所適從若咎其術不善彼且怫然曰吾所師者固良醫也方爲良醫之方而方不中病於良醫乎何尤醫人然醫國亦然醫國之術多矣老莊清淨不能起沈痼申韓嚴刻不能培元氣管晏霸圖治標不能治本孫吳兵力扶盛不能扶衰仁義參苓也政刑枳朴也詩書禮樂調和榮衛之品也綱紀號令佐使君臣之道也強民

而不弱民養民而不病民坊民而不困民安民恤民而不廢
民虐民蘇痼瘵救瘡痍胥一世而登諸仁壽之域斯爲大藥
斯爲良醫夫果操何術以致此乎曰堯舜周孔之術也

使人

身使臂易臂使指更易吾之臂附於吾身吾使吾臂吾之指
附於吾臂吾使吾指吾臂聽吾身之運動吾指聽吾臂之屈
伸鮮有不如吾意者而曰以吾使人若吾之以身使臂以臂
使指無智愚皆知其難也然而不難也曰恃吾目曰恃吾心
曰恃吾目觀其人曰恃吾心察其人觀其人有才與否察其

人有德與否有德者可使有才者可使有德無才者可使有才無德者亦可使而惟無才無德者則斷斷乎不可使使其才無德者亦可使而惟無才無德者則斷斷乎不可使使其有德勿責以才使其有才勿繩以德所使之地各當乎其人故使廉復有時使貪使信復有時使詐今日使之明日不使之今日足爲我使明日不足爲我使吾使之吾罷之皆是也吾罷之吾又使之必吾心目中確乎知其人可以略短而取長可以棄瑕而錄用而非憑人言爲進退也馭材如馭馬然使驂駕者當轅不數十里卽償已償而後知其不足以當轅夫亦安用此御也哉御者苟得九方臯孫陽韓哀則千里之

馬日至矣今者騫駘與騏驥同櫪而曰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良馬耶

端本

凡木森森者其枝耶蔥蔥者其葉耶灼灼者其華耶纍纍者其實耶榮於春長於夏斂於秋復孕於冬剝復循環生生不已天生之地生之而實木自生之曰有本在萬事萬物家國天下莫不有其本焉君子務本異端拔本聖賢反本庸愚忘本本之固也幹之堅也本之壞也質之蠹也本不可見可見者惟末耳而棄本逐末焉而去本趨末焉而捐本徇末焉而

墮本勤末焉而離本徼末焉而替本求末焉本之不立末奚
以存是必先本而絀末移本而易末敦本而抑末搏本而肇
末疆本而弱末大本而小末調本而治末崇本而退末而後
其枝森森其葉蔥蔥其華灼灼其實纍纍而後萬事萬物無
不理而後家無不齊而後國無不治而後天下無不平人本
乎祖邦本乎民外本乎內道本乎身學問本乎性情政刑本
乎德禮風俗人心本乎君相師儒如之何其勿端也

務大

夫所謂明見萬里智周四海化行九有威振八荒者非有大

經大法大德大道大禮大樂大政事大號令不足以牢籠而
涵蓋之不足以鼓鑄而陶冶之不足以包容而孕育之不足
以主宰而綱維之人貫三才大人者與天地參夫豈一手一
足之爲烈哉而居其下者則必擇大器以畀大受簡大才以
膺大任揚大武以成大業布大資以行大惠蕩蕩乎洋洋乎
恢恢乎綽綽乎光大愾大廣大博大闔大惟其投艱遺
大允宜宅中圖大而豈故爲寬大耶而豈好爲夸大耶而豈
偏於大而忽於小耶而豈審於大而闡於細耶功大者毋務
功名大者毋市名權大者毋恃權職大者毋溺職以決大疑

以定大計以平大難以除大害以固大坊以持大局以獻大策以進大謀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身在一室心在百姓譽至勿喜毀至勿憂從容鎮靜和平通達審度時勢規畫久遠不爲眾惑斯能獨斷廊廟棟梁巨川舟楫我思其人不可得而見已

白疆

有習拳勇者能敵百人能敵千人能敵萬人大將軍知其名招之至使爲一營之長則謝曰不能將軍曰人咸稱子爲大勇今胡若是之怯耶曰小人但能自疆未聞戰陣之道不敢

貪爵敗名也噫自疆若是疆耶否耶以萬人敵而不敢爲百夫長則所謂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者其人果皆優於辭百夫長之人否耶疆與弱鬪弱者敗疆與疆鬪疆者亦敗弱敗於疆則終弱已疆敗於疆尙得爲疆乎曰自疆之法無他師彼之疆化吾之弱則吾可轉弱爲疆而攻彼之疆問彼之疆果無敵與曰有敵有敵乃謂之疆是何異於辭百夫長之人哉彼之能敵萬人而辭百夫長抑何嘗真能敵萬人哉彼自以爲能敵萬人人皆以爲能敵萬人而卒之不敵一人而有勇之人直如無勇之人疆乎不疆乎不疆乎疆乎疆於心非

疆於力疆於地非疆於人疆於主非疆於客疆於眾非疆於寡疆於近非疆於遠疆於逸非疆於勞疆於韜略非疆於器械疆於主帥非疆於卒伍知此而後可言自疆

救偏

齊家以偏爲害國亦然天下亦然譬諸宮室廈之傾也其楹先側譬諸盤盂水之覆也其器先欹譬諸舟車轅之折也其馬先蹶帆之斷也其柁先膠譬諸天晴雨不時則偏寒偏暑譬諸地高下不一則偏澇偏旱譬諸人起居飲食任情適性則其爲疾病也非偏於實卽偏於虛偏之爲害大矣哉然而

知其偏者蓋亦鮮矣宮室也盤盂也舟車也皆蠢然無知者也天地之有知無知人不得而知之天地亦若無知也然而楹之側器之欹馬之蹶柁之膠人見其偏皆可以救之卽天之偏寒偏暑地之偏澇偏旱人亦有救之之法矧其爲一身之疾病耶而聽其偏虛偏實而卽於死亡無惑乎其處家國天下事而悻悻然剛愎自用也矯矯然執一不化也貿貿然拂眾情以逞好惡違公論以淆是非也彼唯不知其偏故身受其害而不覺耳吁可痛已

守變

天無不變之歲月地無不變之山川人無不變之年齒物無
不變之形狀六合以內皆動機也卽皆變象也能處常而不
能處變則變與俱變喪厥本真忘其故我身爲變所累心爲
變所擾神爲變所怵氣爲變所沮於是乎身屈於是乎心搖
於是乎神昏於是乎氣餒終始分途前後異轍末路晚蓋有
幾人哉處變如常持吾身以防震撼平吾心以待傾軋凝吾
神以禦憂患養吾氣以履危險其身介然其心坦然其神穆
然其氣浩然悔吝之集日若無睹謗讟之來耳若無聞彼臨
變張皇者烏能隨機應變耶彼遇變畏蕙者烏能沈幾觀變

耶彼遭變憤懣者烏能通權達變耶政事之變風俗之變時勢之變運會之變君臣父子之變干戈盜賊之變變固百出而不窮已信乎天變地變人變物變也而自守變者視之則天不變地不變人不變物不變也變者自變不變者自不變斯變猶弗變而不變於變此無他以靜制動夫何變之有

慎初

有呼號而丐於市者問其初則富家兒也有奔走而傭於主者問其初則貴人子也有負耒而叱犢者問其初則足穀翁也有賣漿而屠豕者問其初則多錢賈也有以席爲屋不蔽

風雨者問其初則固連闔洞房有典衣而食不飽妻孥者問其初則固三牲五鼎有藍縷瑟縮捉衿見肘者問其初則固曳婁錦繡坐擁狐貉有趨趨囁嚅脅肩諂笑者問其初則固赫奕軒蓋呼叱鷹犬噫此特其見於外者耳初富終貧初貴終賤一不慎斯富者貧矣貴者賤矣等而上之發政施令忽於始者亂已萌陳綱植紀疏於前者弊早伏理財用人安民弭盜誤於先者基不立而勢將傾如築屋然必有繩墨然後斲彫如制器然必有規矩然後陶冶如佐庖然必有刀俎然後烹飪如織錦然必有機杼然後漑漚萬事之權輿萬端之

二知車之不一
卷一
三三
朕兆雖至繁至曠至廣至博而欲其持久不敗秩然就理者
曷恃乎恃乎方寸之間而已方寸之間慎則得之不慎則失
之也盍觀於富貴貧賤之家

祛僞

百僞不如一誠誠生於心僞亦生於心心爲物蔽心爲習漓
則歧其心而二之始也有誠無僞繼也有誠有僞終也有僞
無誠汨喪其真性情變易其真面目淆亂其真好惡顛倒其
真是非假託乎道德仁義之途謬竊乎忠信廉潔之譽襲取
乎政事文章之迹外博乎中庸理學之名於是君臣父子兄

身夫姑月友之間無一不用其智謀無一不行其詭詐無一
不矯揉造作緣飾其聲音笑貌而掩匿其肺腑肝腸嗚呼世
風日薄人寧曰偷曾不若優孟衣冠與夫登場傀儡之以僞
作眞者之尙能窮形盡相也豈不大可悲哉有人焉城府洞
開坦白率易獨行其是與物無爭則羣方姍笑之以爲不合
時宜也曰請觀上天之雲白衣蒼狗幻化須臾學之處世奚
不可者然而狂飈驟至一掃皆空仍還我太虛寥廓也此則
祛僞之說也

鏡古

尚書開卷曰稽古者四而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亦不過損益於其間可見中天之世聖帝明王道統相承絕不予智自雄師心自用也今之人聰明才力萬萬不及古人而指斥前代妄肆譏彈謂可以自我作古獨開風氣豈知今人所言者古人早已言之今人所行者古人早已行之三千年治亂興衰之迹載在史冊燎如指掌束之高閣未嘗一寓目焉而猥曰古人不如我也我不必法古人也噫泥古者固失之蔑古者亦奚爲得哉置鏡於虛堂終日不加拂拭則爲塵所蒙昏然無者一拂拭焉昭昭如故也古人者今人之鏡也孰妍孰媸

孰好孰醜畢在鏡中鏡之而以彼之妍形吾之媿以彼之醜形吾之好彼可學則取以爲準彼不可學則引以爲戒昏明仁暴忠佞賢奸勤怠公私彊弱利害無不灼然於目前了然於胸中曰若者宗之若者變之若者是而不宜於今若者是而可復於古庶幾哉與古爲徒而何至食古不化歟然而持此以語不學無術之人則方且悻悻然曰古人不如我也我不必法古人也

足用

天生財而人用之用之竭則不足用之節則足試觀帝王代

嬪之際府庫猶是府庫也倉廩猶是倉廩也田賦關征猶是
田賦關征也何以勝國末季則空虛盡耗有不可終日之勢
興朝承其彫敝而規畫而經理之曾不數年豐盈充裕國以
富强夫亦何嘗虐取吾民別有所謂損下益上之道耶培克
而朘削之欲求其足而彌不足已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雖桑孔陶朱復生亦皆束手無策也有富家與貧家比屋而
居者富家擁貲鉅萬自以爲一生衣食不盡任意揮霍漫無
限制乃及身而敗妻孥凍餒田宅盡爲他人所有其貧家則
布衣蔬食儉約自甘父以傳子子以傳孫親見富家窮乏而

彼之款宮環堵自在也此無他一則多藏厚亡一則量入爲出也善制用者常存不足之心斯鮮不足之患必待不足之時始謀足用之策竊恐一人以爲至足者天下反苦其不足也夫至天下苦其不足則足者仍不足也聖人之言節用几有國有家者咸當取以爲法而奚慮用之不足哉